

Brain) 工作，鄰近有 Philco 新廠，因賦一詩。

### △新 廠

千間廣廈起平蕪，  
推算積微憑電路，  
新猷開闢終南徑，  
四野青葱極遠目，

### △次韻「新廠」

技士萃萃較忝銖，  
窮究數理具規模；  
人腦重添宇宙奴，  
喜看吾道不單孤。

趙曾珏

新廠遠謀越廣蕪，  
良材妙用成佳器，  
一點靈犀語節本，(一)  
惜陰自古聖賢事，  
(二) Univac 近完成 Lark 式計算機。  
(三) 指 Program  
(四) 指 Transistor

### 遷居安村賦詩一首

李述初

### △新 居

一輪明月掛林梢，  
五載再遷朋屢易，  
每憑魚雁傳消息，  
最愛清晨趁日起，

### △唱和「新居」

來去車聲如怒潮。  
元宵纔過雪盈郊；  
剩有琴書伴寂寥。  
枝頭好鳥若相邀。

趙曾珏

連朝風雪滿林梢，  
遷殖他鄉成羈客，

皓皓幽思若湧潮。  
怡情詩畫到春郊；

化工積算原同理，  
清福人間惟自召，  
酬唱嚶鳴不寂寥。  
陶然一醉欲相邀。

### △續凌校長竹銘「濫竿十年」一文

### 後誌感賦詩一絕

趙曾珏

師門一別卅年春，  
爐火純青虛若谷，  
捧誦鴻詞率性真，  
故能踔勵領群倫。  
編者按：凌校長「濫竿十年」一文，「見中油公司出版之石油通訊」。

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代銷處  
南亞塑膠加工廠股份有限公司

裝各塑塑塑塑塑裝落百乳彩塑  
卸種膠膠膠膠膠飾水管化膠硬  
工程膠膠膠膠膠窗膠葉塑管  
膠雨鞋布絲沙壁膠地軟  
包製衣類皮類布網板窗漆磚  
辦品衣類皮類布網板窗漆磚

## 永興行

高 雄 市 鹽 埕 區 七 賢 三 路 二 四 二 號 (壽 星 戲 院 對 面)  
電 話 五 五 五 二 二 四 號

## 久詠堂瑣談

茗溪生

### 六 元宵得病

我國術數家，以六十甲子配六宮，須一百八十年度盡，始週而復始，故以第一甲子為上元；第二甲子為中元；第三甲子為下元，稱為三元。而夏曆每年之正月十五夜，亦稱上元，又稱元宵或元夜，七月十五夜為中元，即孟蘭節，十一月十五夜為下元，即明月當頭之夕。三元之中，以上元為最熱鬧，唐宋之時，尤為盛行，天子御午門觀燈，所有燈色，魚龍曼衍，踵事增華，是夜京都城門，開放達旦，方便鄉民；入城參觀，有故金吾不禁之稱。清代袁隨園，有上元觀燈記事詩云：「嫦娥也讓燈光佛，捧出銀盤不敢明。朱淑真還作了一首牌名「生查子」的詞，幾乎已成千古絕唱了，所謂：「去年元夜時，花市燈如畫；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今年元夜時，月與花依舊；不見去年人，淚濕春衫袖。」可見燈光之燦爛矣。故每逢農曆元宵佳節，我總想陪伴兒女們到臺北萬華龍山寺，去看看燈會，讓他們領會一下我國過新年的風俗，(故鄉菱湖鎮上的燈綵，是全國聞名的)幾次都沒有去成，總想起了我的一生一場怪病，自從生了這一場怪病後，卅多年來倒一直沒有得過病痛。而這一場病在我的一生記憶中，永遠不會抹掉的，現在執筆，一幕一幕的陰影，重複地還在我腦際中盤旋呢！

老家因為建造年代太久，家裏用的照明工具，當時都是油燈、蠟燭，照的距離不遠，後來雖已進步到用汽油燈，並且在離開湖州前，我一房開始裝設電燈，但也是暗如豆火，因為房屋老舊，顏色灰暗，加之開間又高又大，陰森不堪，更加有了許多迷信舊俗，順便說上一說古老的迷信程度，人一死，即有道士，拿六輪經，辨生宵的忌諱，叫批書，再發訃告。到第三日大殮，(俗以棺中上子蓋為小殮，上大蓋為大殮。)成服，設銘旌帷堂，賓客來弔，叫送殮。到了道士批書定的那一天，道士來家招魂，殺一隻雞，一手拿刀，東跑西跑，雞血隨之一滴一滴滴下來，看了好不怕人，道士口裏，念念有詞，把刀在棺材上敲敲，死人睡的床上

，一如仍舊，並且選用紙糊一個人，躺在床上。小孩是嚇得不敢看一看的，跪迎三次後，就把死人遺下來的衣服燒掉，這一大堆的做作，名稱叫神回，又叫做接煞，把煞神接來，大概是請神來驅鬼的。

人死後的第卅五天，叫五七，拿妥木寫上名字設奠，叫上座亭，是靈堂，這一定要女婿來上，否則旁的親戚也可以。以後到第四十九天，叫七七，止帛，叫闋靈，死人家裏要謝孝。二十七月，則撒几筵，叫除靈，親戚來拜奠，叫送座。再把神主木牌送進祠堂，叫陞祠。以後請和尚、道士、尼姑來做佛事、拜懺，說是超度死者，因為做壞事的人要入地獄，好人可以進天堂，不管好人、壞人，超度超度總是好的。棺木就安葬入土，一個人生命，也就此了結。

和尚做佛事，白天念經，什麼大悲經……等，到晚上放炮口，搭了一個臺，在上面做出好多花式，小孩看了好玩，總算把着死人的可怕現象，暫時忘掉，最有趣的是尼姑，有時不是在念經，完全在唱山歌，道士另外一套，在棺材旁點了幾十盞小油燈，就好像一根火柱一樣，還有所謂茅山道士，他們玩的又是另外一套，叫「換旗」，穿了五顏六色的道袍，拿旗跟花蝴蝶一樣，從門裏穿來穿去，煞是好看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是一點也看不出是有喪事。一個大家庭裏，喪事來得多，因為一族裏人多口雜，隨便傳言，發生悲劇，有吃生雅片自殺的，有投井身亡的，更有上吊吐舌而死，甚之還有為日軍刺死的。

堂裡對於「鬼」的傳說很多，西邊老三房二姨太的隨身丫頭瑞芳，是從廣東帶來的，人頗結實，她說曾在某一天的晚上，打燈籠走過大廳時，忽然走來走去走不出來，說是碰到了「鬼打牆」，心裡頭一急，小便能控制，不料如此一來，總算得救，跑了出來。還有老二房宗棠公繼室徐太君在生產時，房裡一陣冷風，突然燭光變色，火頭伸長，聽來也很可怕的；更有一次，說得活靈活現，那是一位老人家，名叫潘興，他是住在二廳東廂後一間小月房中，前面是二廳，過二廳庭院是茶廳，茶廳前而是大廳，茶廳內是常常停有尚未安葬的靈柩，有一個晚上，約摸十點多鐘，他正預備入睡，忽然聽見庭院外有刷刷之聲，還似乎好像有幾個人，在說話，諾大一個地方，祇有他一個人住，膽子小的人就不敢住，他是靠了一把刀，任何鬼都不怕，因為它是關邪的。這把刀我小時是見過的，總放在他睡牀的床邊，長約二尺，像平劇中所用的短刀，刀柄纏了一塊紅

布，刀身上滿是鐵銹，穩穩約約還似有血跡，潘興說是他這把刀，是「長毛」留下來的，不知殺了好多人呢。

憑了這把刀，他常在深夜裡，巡視各廳，當他聽見二廳庭院外有聲音時，他猜度是小偷，所以一手拿了短刀，一手拿枝蠟燭，開了二廳大門，望外探視，也看不見什麼，再仔細一聽，聲音似乎發自茶廳中，他就穿過庭院，直入茶廳，是時一燈如豆，被微風吹動，閃閃發光，四面漆黑，拿燈一照，不看猶可，一看之後，他就慌忙不及的把刀投擲過去，總算把一樁奇事壓住。

原來在他用燈火一照茶廳時，他看見有四五個人頭，浮動在棺材上，還有雀牌一付，當然是「鬼」正在賭興方濃，潘興用力把刀擲到棺材上，方才雲消雨散，恢復原狀。

我們在聽他講了這個事情以後，小手摸他的刀，一面心裡發慌，手脚不知不覺在發抖。因為我們曾經捉迷藏，躲在棺材下面過的。

上面關於「鬼」的傳說，都是聽人家講的，我也不相信，但我會親身經歷這樣一樁事情，至今無法獲得解釋。

那時在我十歲的時候，時為民國十四年的陰曆元宵節的晚上，我自從看了這一樁奇事後，即得重病，也是我一生中一場大病。所以年月不能消滅我的記憶，記得還是那麼清楚。

我小時的玩伴，有自己一房的規兒（乳名大毛）炬弟（乳名小毛），他們是壽生公的兒子，以及三伯父家的成弟，老大房準兄及松林伯父家的宜（乳名長秋）、澤（乳名二毛）二弟，還有年紀相近的小叔，秉時、秉藻、秉型、秉鑿等一大群小孩，其頑皮的程度，鬧得堂裡天翻地覆，但跟現在的太保惡劣行為大為不同，在家裡以惡作劇居多，開人家玩笑，在外面則以「拔刀相助」，豪俠姿態出現，比如說我們爲了保護女學生，常在橫塘流連，（橫塘是晉朝一位太守殷康所開，後來另一位太守沈嘉，大規模建造塘裡，灌田二千餘頃，另名吳興塘，是古時的水利工程。）因為縣立女中（初中）在那裡，每逢她們放學，校外就有一批小流氓橫行不法，我們得悉以後，就自告奮勇，義務保護，我們赤手空拳憑我們自己練的拳術（那時綢業小學聘有國術教師李保和先生教授國術，我們是他的徒弟，李先生的確有點功夫，十多塊磚頭疊在一起，一掌打下

磚頭塊塊碎裂，他的耳朵，七八個人拉它不動，是我們小時頂佩服景仰的老師，抗戰時不知所終。）曾因此與他們結下怨仇，在城隍廟裡大打出手，打得他們大敗而退，現在想想，可笑得很。

我們一批小朋友，在元宵節，就要求獻哥替我們做一付小的龍燈，他的糊紙手藝好，糊出來的紙燈，跟買來的一樣，（祖母死後，他曾允做一個玻璃房屋）交換條件送他十個燒餅，因為三伯父管他很嚴，住在一個小樓上，不給他出來，我們就買了燒餅偷用籃子吊給他，他就用花紙糊了一付有五節的小龍燈給我們，有龍頭、龍尾、還有一顆龍珠，我們高興非凡，就在堂裡大舞龍燈，一家一家去舞，真是有趣萬分。

當我們舞到三盞時，廳上供有一個靈堂，是老大房銜書公、壬生公公的靈位，一個方桌，鋪一塊白的桌布，桌上放神位，供品、供燭前有靈額、輓對、桌子底下，放一個小凳，上面放一些錫箔及一双鞋子、奇事就出在這一双鞋子上。

廳東廂房住的是壬生公公的三女，美珍孀孀，她叫我們在她死去的父親靈位前，舞一次龍燈給她父親看，就送給我們十支蠟燭，有了這十支蠟燭，我們隔天又可以舞着玩，所以大家很高興，就在靈位前舞「黃龍搶珠」。大人敲鑼鼓，替我們助興。

我拿龍頭，秋弟拿龍珠，圍繞着廳裡舞，經過靈位前，我不知不覺的就朝桌子底下一望，好像桌子底下有樣東西在動似的，當第二個圈舞動時，我這個龍頭，要搶吃龍珠，把龍頭從地下向上彎舞，大家看了拍手鼓掌稱好，但我心裡總有些疙瘩，為好奇心所激動，大膽再朝靈位桌底上一看，不料不看猶可，一看嚇煞一個人坐在那裡，清清楚楚鞋子上面一双腿，直到腰部，身體到桌面為止，儼然是半截人身。

這一驚，非同小可，祇覺一陣寒風，嚇的我汗毛根根直豎，面孔發白，慌忙拋下龍頭，奔回房裡，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我也嚇得不敢講話，就此臥床不起，我祖母服侍我，她坐在床邊看我，我就大哭，祖母問我為什麼哭，我說你為什麼做這樣兇險來嚇我，我小時靠祖母撫養我長大，她老人家是最歡喜我的，一看這話不對，就問旁人昨晚上的事，方才知曉，乃悄悄地去燒了些紙箔，嘴裡禱告了一番，總算就此無事。當時的情形，的確確，我自己看到的，當然這是一種眼睛的錯覺，不會是真的有「鬼」，不過一個人的錯覺，發生大都在身體虛弱、精神不振的時候居多，而我當時正是興高彩烈，血氣旺盛。似乎又不是看錯的，這也真是怪事。

## 英荷一瞥 方開啓

到英以後，與顯五兄即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，惟週末仍常在倫敦見面，一方面在 Bristol 考察，週末返倫敦，預定在倫敦週，然後去 Nantaunton 約三十九與顯五兄一同前往丹麥、瑞典、挪威，在荷蘭三個月，對該國印象甚佳，荷蘭為一小國，戰後殖民地喪失殆盡，而本土又大部份在海洋以下，鹹水太多，淡水太少，必須奮鬥，才能生存，政府雖與共匪建交，但大多數人民均為反共，對來自臺灣者，備極友善。等常被邀至荷蘭友人家中晚餐，得與其家人叙談，大多以臺灣之情形殷殷相詢，我就詳細解釋並報導臺灣進步情形，彼等均甚滿意。

在荷蘭之華僑甚多，大多為浙江省同胞，國家觀念甚強，幾全業餐館，較小城市之中國飯館，對我等招待，至為殷勤，每家均懸總統肖像。去年總統壽辰，我等特去荷蘭南部 Breda 市參加華僑慶祝會，到會華僑六七十人，會後放映中國電影，令人洩氣，據稱均為五年前者，年年映此片，大家打瞌睡，末了映日本偵探片，反而精神抖擻，由此可見我國政府宣傳工作，做得太差，似值得注意。

我到英國以後，與英國人相處，覺得並不太壞。以前我聽到英國人自命不凡、驕傲、鄙視中國人，但在我之經驗中，絕無此等現象，我會以此直率詢問英

國友人，彼等亦不隱諱，均謂過去確係保守，自大，第二次大戰以後，改變甚多。

英國街上亦有叫花子要錢，倫敦有一條街全是妓女，天下老鴉一樣黑，中外一體，故吾人亦不必自卑，我此次過着幾個國家，深深感到我國大陸是天下第一得天獨厚的國家，論風景（指天然風景而言）、論氣候、論物產、論飲食、論人情，無一國家能趕得上我國者，國運不通，人民倒懸，奈何奈何！所幸近年來臺灣進步，為吾人帶來曙光，將來返回大陸，真正要好好好的攪才對得起（厚賜）上帝，對得起（遺產）祖宗！

上週三（二月八日）在 Bristol 中午吃飯時，英國一位友人突然想起當晚有一 Club 他掏出筆記本看，見是 Mr. Newman 講演，講題是 A Journey to Taiwan，他問我有無興趣參加，我當然答應，晚上和他夫婦同去（在 Grand Hotel 聽眾二、三百人，由紐曼先生一面講，一面放映彩色幻燈照片，先講去巴基斯坦及印度經過，以後一大半時間介紹臺灣，他第一句介紹：President Chiang Kai-shek has succeeded in Taiwan，第一張照片是幼稚園的一群小寶寶，令人一見生愛，他介紹土地改革、民主政治、工業農業建設、金門防衛，當時我看見了也與有榮焉。會後有不少先生女士起立發問，有人問蔣總統的年齡，有人問，你介紹臺灣如何如何的好，